

조선시대 『서경』 「금등」에 대한 인식과 변용^{*}

陳亦伶^{**}

-
1. 前言
 2. 經學問題上的筭疑
 3. 史料紀錄的采借化用
 4. 文學創作的涵化攝取
 - 1) 對本國史事的抒發胸臆
 - 2) 以周公爲題的詠史詩歌
 - 3) 失眠夜讀詩作
 5. 結語
-

■ 국문요약

「金滕」은 『今文尙書』에 속하지만, 예로부터 학자들의 관심도는 『古文尙書』의 篇章 못지 않았다. 「金滕」에 대한 기존 연구는 주로 저자 문제, 작성 시기, 周公이 동쪽에 거처했는지의 여부, 『서경』 「鴟鵂」와의 관련성 등을 다루었다. 최근 淸華簡 「金滕」편이 나타나면서 많은 학자들은 지금까지 전해지는 「金滕」과 淸華簡 「金滕」을 비교하여 周公이 동쪽에 거처했는지의 여부 등의 문제를 탐구했다. 한편 四書五經을 학자들의 필독서로 삼았던 조선시대에도 「金滕」에 대한 연구가 있었다는 점에 주목하는 이는 드물다. 따라서 본 논문은 '경학

^{*} 本文爲「Using the Korean Reception and Critique of Cai Shen 蔡沈's *Shujizhuan* 書集傳 to Identify Diverg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Confucian Thought」研究計劃部分成果, 計劃得到香港政府大學教育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UGC ECS: Ref. no. 22619922), 謹此致謝。

^{**} 香港浸會大學 中文學科 副教授 / cillmy17@hkbu.edu.hk

문제에 대한 토론', '역사 기록의 수집과 활용', 그리고 '문학 창작에서의 수용' 등 세 가지 측면에서 조선시대의 「금등」에 대한 논의와 연구를 살펴보고자 한다.

요컨대 경학 연구에 있어서, 宋代 학자들이 「금등」을 논변한 것과 달리 조선 학자들은 경전의 注疏에 대해 곤혹스러워하며 타당하지 않다고 생각하면서도 경서 자체를 의심한 것은 아니었다. 또한 '辟'자의 해석을 출발점으로 하여 周公이 과연 동쪽에 거주하였는가 등의 관련 문제를 논의한 점은 조선 학자들이 『書集傳』만을 전적으로 숭상한 것이 아니라 또한 의심을 제기하고 반박하기도 했음을 보여준다. 역사 기록에 있어서, 조선시대는 「금등」의 문화를 수용하여 중요한 문서의 보관, 기원과 축복, 충성, 추념, 오해와 억울함의 해소 등의 의미를 담아내었다. 문학 창작에 있어서, 주공과 「금등」을 주제로 삼아 咏史詩와 經義詩의 창작과 기록이 이루어졌다. 역사 기록이든 문학 창작이든 각 측면에서 조선 학자들의 「금등」에 대한 논의의 중점은 그들의 문화적 배경과 융합하였기 때문에 중국 전통학자들과 달리 주목하는 부분이 있음을 보여주며, 동시에 일상생활에서의 응용과 글쓰기에서도 그 독특함을 드러낸다.

주제어: 한국경학, 『서경』, 『서집전』, 조선유학, 경전해석

1. 前言

<金滕>是《尚書》中少數偏向記事之篇章, 孔穎達(574-648)便曾言:「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¹⁾。由於此篇以敘事爲主且具故事性, 加以文字淺易亦予人起疑²⁾, 故自宋代起便出現懷疑此篇真實性之說, 如程頤(1033-1107)³⁾、明王廉(1369年在世)⁴⁾、王夫之(1619-1692)⁵⁾等

1)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5年),頁185。

2) 歷來由經文的難易來判斷今古文的真偽者, 常引朱子之言:「伏生所傳皆難讀, 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 至於易底全記不得?」爲據, 爲己立說。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 1986年3月), 卷七十八, 頁1978。

人。清袁枚(1716-1797)更是直言：「〈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⁶⁾。2008年之後清華簡〈金縢〉⁷⁾的出現，雖證實此篇敘述史實的真實性，但隨之而來的討論卻不減反增，仍相當熱絡。綜觀學界對此篇的探究，多是著重於作者問題、成書年代、周公居東與否、此篇與《詩經》〈鴟鵂〉的相關問題等。其中，在「周公居東」問題上，“辟字解”、“居東與否”、“罪人指涉對象為何”等內容更是談論重點。清華簡出現後，不少學者比對傳世本〈金縢〉與清華簡〈金縢〉內容，探究其紀年、稱謂、避諱等用字異文問題，或兩種傳本孰先孰後、優劣等內容。其中，歷來爭論不休的「周公居東」問題，亦為關注焦點。如劉國忠〈清華簡〈金縢〉與周公居東的真相〉一文，更是梳理了歷來十四種說法。⁸⁾顯示〈金縢〉篇中衆說紛紜的問題，未因清華簡的出現迎刃而解，反因新材料的出現，萌發更多新解與觀點。

然而，綜觀前人研究成果，卻鮮少人留意到同樣曾奉四書五經為士人必讀經典的朝鮮時代對此篇的探究。就筆者目前所見，韓國學界對此篇的討論，有元勇準「청화간 『금등』의 문헌적 성격과 사상사적 의

3) 程頤曾從文辭上懷疑此篇真實信：「《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尹川先生語〉八，《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4) 依據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二〈王廉傳〉載有：「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可知此處所指之王廉，雖確切生卒年不詳，但1369年仍在世。本文所引《曝書亭集》為收入《四部叢刊》之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469。

5) 王夫之於《尚書稗疏》中曾言：「〈金縢〉一篇，可疑者不一」，並自穆卜起列舉十三條致疑之處，詳見《尚書稗疏》卷四，收入《船山全書》第二冊(長沙：嶽麓書院，2011年1月)，頁151-156。

6) 袁枚：〈金縢辨〉上，《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二十二，收入《四部備要》集部第523冊(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一。

7) 原題為〈周武王又疾周公所自卜弔王之志〉，學界目前通稱為清華簡〈金縢〉。

8) 劉國忠：〈清華簡〈金縢〉與周公居東的真相〉，《出土文獻》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8月)，頁31-42。

의」⁹⁾、김정남 「淸華簡『金縢』을 통해 본 『尙書』 '詰屈聱牙' 현상의 유형적 고찰—출토문헌과 통행본의 대조를 중심으로」¹⁰⁾、朴載福 「尙書에 보이는 갑골점복 고찰—최근 발견된 출토자료와의 비교분석을 중심으로」¹¹⁾、李殷鎬 「『金縢』篇“周公居東”해석에 관한 一考」¹²⁾。其中元勇準、김정남、朴載福的研究是以出土文獻對照探究傳世本「金縢」，而李殷鎬則是以史書典籍及歷代經學家對此篇的註解分析周公居東與周公奔楚問題。故此，本文旨以朝鮮時代爲研究對象，藉由對《韓國經學資料集成》、韓國古代文人書信文集等各文獻史料中論及〈金縢〉的梳理，從經學、史學、文學三方面探究朝鮮時代對《尙書》〈金縢〉篇的談論與書寫。

2. 經學問題上的筭疑

雖自程頤起，古人始對〈金縢〉篇章提出疑問，但在今古文論爭中，很少人斬釘截鐵地質疑此篇不可信，如蘇軾(1037-1101)《東坡書傳》、林之奇(1112-1176)《尙書全解》、蔡沈(1167-1230)《書經集傳》對此篇的論述，也是對書序的質疑，並非懷疑此篇經文的真實性。誠如東坡所言：「緣周公所作，非周公所作」¹³⁾。而在朝鮮時代，對此篇

9) 元勇準：〈淸華簡『金縢』의 문헌적 성격과 사상사적 의의〉，〈東洋哲學研究〉第72輯(2012年11月)，頁95-126。

10) 김정남：〈淸華簡『金縢』을 통해 본 『尙書』 '詰屈聱牙' 현상의 유형적 고찰 — 출토 문헌과 통행본의 대조를 중심으로〉，〈中國文化研究〉第27輯(2015年3月)，頁485-510。

11) 朴載福：〈尙書에 보이는 갑골점복 고찰 — 최근 발견된 출토자료와의 비교분석을 중심으로 —〉，〈東洋古典研究〉第61輯(2015年12月)，頁407-438。

12) 李殷鎬：〈「金縢」篇“周公居東”해석에 관한 一考〉，〈東洋哲學研究〉第97輯(2019年2月)，139-161頁。

13) 蘇軾：《東坡書傳》卷十一，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3575冊(北京：中華書局，

的致疑則首見於星湖李瀾(1681-1763)：「<金縢>素嘗致疑，近見明人有非古書之論，不可全非也。但註釋多錯，尤惹迷惑。」¹⁴⁾可見星湖對<金縢>的疑問，主要來自小註的紊亂。同時，星湖所見古人疑<金縢>之說來自明人，而非程頤。之後順庵安鼎福(1712-1791)談論此篇時，也認為「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¹⁵⁾，小註的內容龐雜，使得在周公居東的註解上，<金縢>與<洛誥>前後矛盾令人感到困惑。因而，與宋代學者對<金縢>書序進行論辨不同的是，朝鮮學者是對小註的內容展開討論，對經傳的註疏感到困惑，進而認為不妥，並非質疑本經。下以“辟字解”為例，進一步說明。

歷來對“我之弗辟”的“辟”字雖有衆多闡釋，但約而言之，可歸為三類：

(1) 依據《說文解字》將辟解為法，偽孔傳即採此解，認為周公居東是去討伐管叔、蔡叔等人罪行，即主張周公東征說。

(2) 將辟視為攝政，《史記》<魯周公世家>採此解，認為成王尚幼，周公若不攝政，國家將陷入分崩離析狀態，故周公需東征以穩定天下情勢。

(3) 將辟讀為避，則為躲避，馬融(79-166)與鄭玄(127-200)皆採此說，周公東居為避居東都，而非前兩者的東征。

可知，依據將“辟”字解為“法、攝政、躲避”等義，將影響對後文的詮釋周公是否居東，是征東抑是躲避？討罪對象為誰？等一連串問題，故茶山丁若鏞(1762-1836)曾言：「居東、征東，大訟也」¹⁶⁾對此，朝鮮學者

1991年)，頁351。

14) 李瀾：<答尹幼章甲戌>，《星湖先生全集》卷二十，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9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年），頁417。

15) 安鼎福：<經書疑義>，《順庵集》卷十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年），頁25。

雖留意到朱子有初、晚年之見，於《詩集傳》中採僞孔傳之說，但晚年與學生談論此問題時，又改採鄭玄之說，故蔡沈《書集傳》錄朱子晚年說。即，跟從鄭玄將“辟”讀爲“避”，解爲躲避管、蔡流言避居東都。然而，大部分的朝鮮學者對此多有割疑，如邵南尹東奎(1695-1773)於《邵南遺稿》〈經說〉中言：

弗辟之說，朱子〈與董叔重蔡武夷帖〉已勘斷兩說，後學所當遵守勿違，然心有不能有所沛裕者，何也？周公既受先王末命，輔沖子王之責，而天下存亡都在周公一身上。今已流言之故，而遽避冢宰之位而去，文武之成烈，孺子之輔導，其誰責之？其於〈君奭〉之誥，公之誠意概可知矣。夫身任國家安危之大臣所不忍爲者，況周公之元聖而其如是輕疏耶？……愚意“弗辟”之“辟”與“辟不辟”、“辟四方”、“子明辟”之“辟”同義。……若以避位，則東西南北無所不可，何必居東？於此亦可驗其非避位也。¹⁷⁾

尹東奎認爲聖賢的周公不可能無視年幼成王面臨的困境，只因流言蜚語而草率行動，除不能認同鄭玄將辟字解爲躲避外，亦指出若欲避位，四面八方皆可，何以居東？由居東反推，檢視避位之說。此外，朝鮮學者若不能信服於鄭玄之解時，多僅委婉地提出個人困惑想法，不會直接批判之，仍因朱子晚年採其說之故，如尹東奎言「後學所當遵守勿違」。然而，茶山卻以相當嚴厲的態度批評鄭玄之解，其於《尙書知遠錄》中言：「朱子既以馬、鄭之說爲鄙生腐儒之論，其答蔡沈之帖遽變前見，此後學之深恨也。」¹⁸⁾接著將鄭玄、梅〈傳〉、朱子〈爾風〉註、蔡

16) 丁若鏞：〈居東二年〉，《尙書知遠錄》下丑七，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64冊（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4年2月），頁609。

17) 尹東奎著、임형택編譯：《邵南遺稿》（首爾：東亞細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6年7月）。

18) 丁若鏞：〈我之弗辟〉，《尙書知遠錄》下丑六，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64冊

沈《書集傳》、《史記》〈魯世家〉、《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等六家對於居東、東征之說列表闡明¹⁹⁾，並言：「避居東方之說，始作俑者，鄭玄也。今詳鄭玄之說，其迂曲謬戾，不一其端。」²⁰⁾如引《史記》：「成王七年，始營洛邑」之語認為「本無東都，安所避居？」等駁斥鄭玄之說外，亦指出毛奇齡(1623-1716)曾以八條論據攻訐鄭玄之說，最後更下定論：

總之，周公當時安得避居？文王諸子，周公最賢，興師伐紂、命叔監殷、革大命、移神器、宗廟社稷、百官羣后，天下萬事皆出周公，惟武王惟王耳。武王既崩，周公仍是周公，非如庶姓外臣乘國家不幸之會盜弄威福，或遭人言佯作巽避之狀者，周公安得避居？周公雲時暫避，即家傾國滅，天命去、人心散、土崩瓦解、天翻地覆，周公安得避居？周公心事，觀於〈大誥〉一篇可以知之，鄭說其可用乎？……朱子〈豳風〉之註當爲定論，朱子他說，未敢從也。²¹⁾

(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4年2月)，頁608。

- 19) 丁若鏞：〈居東二年〉，《尙書知遠錄》下丑七，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64冊 (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4年2月)，頁610-611：

成王 七年 始營洛邑 周公 避居 鄭玄 避居 朱子 避居 梅傳 避居 朱子 避居 蔡沈 避居 魯世家 避居 綱目 避居	成王 七年 始營洛邑 周公 避居 鄭玄 避居 朱子 避居 梅傳 避居 朱子 避居 蔡沈 避居 魯世家 避居 綱目 避居
--	--

20) 同上註，頁612。

茶山明確表明無法跟從《書集傳》採鄭玄之說的立場外，字裡行間極度讚揚周公之賢能，甚言武王雖有王位，但天下大事皆需周公處理，以其在當時的重要性，申明周公絕不可能避居，駁斥鄭說。同時在上則引文中，茶山也留意到朱子在不同時期的解經差異，並能擇其善者而從之。

此外，九龍齋白鳳來(1717-1799)雖未闡言對辟字解的看法，但於《三經通義》中以〈東山爲居東非東征之圖〉申明「周公以至精至公之聖人，當其成王疑公之日，豈忍逆探三叔之惡，而不告成王擅自東征之理乎？」²²⁾又輔以朱子訓解「東山」，考證武庚所在之處在朝歌之北邶、南鄘，與周公所在的東都相距甚遠，認爲周公於當時應不可能征東：

21) 同上註，頁613-614。

22) 白鳳來：《三經通義》，現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館藏編號奎15594-v.1-2。



<東山爲居東非東征之圖>

圖片來自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奎15594-v.1-2

此外，歷代學者多從穆卜、予仁若考、多材多藝等討論周公代死問題。朝鮮文人於上述問題多從朱子之說，如「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並非周公爲自誇而貶抑武王，實爲欲代其死不得不然，認爲周公於周王室的忠心精誠無庸置疑。但將焦點轉向周公祝禱時植璧秉珪的禮器問題，與設置壇墠的祭祀問題上，此亦顯示朝鮮時代對禮學的重視。

3. 史料紀錄的采借化用

朝鮮學者對於〈金縢〉篇的剖疑與辨正，雖有如茶山般激昂力陳己見者，但大體不脫歷來傳統之說。反觀史學層面，融合韓國古代史事的化用，則別具特點，興味盎然。查找韓中兩國對應時期的官方史書如《明實錄》、《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等，關於〈金縢〉的記載，除了常見的實錄²³⁾中經筵講習的紀錄²⁴⁾，或臣下向君王諫言時徵引〈金縢〉經文²⁵⁾的史料外，朝鮮時代另有數種攝取經文涵義之化用。

首先，最早出現的史料應用是借用「金縢藏書」，作為保管重要文書之意涵。如朝鮮王朝開國之初，功臣鄭道傳(1342-1398)曾依《周禮》之制撰《朝鮮經國典》進獻太祖(李成桂，1335-1408)。建國伊始正是百廢待舉之際，太祖高興之餘下賜白銀、良馬、綢緞外，更言：「藏之金縢，願相傳於永世。」²⁶⁾，顯示其對此書的重視外，在此將〈金縢〉視為保管重要文書之義。在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概念，例如《承政院日記》中提到1875年4月12日冬至兼謝恩使李會正(1818-1883)回到朝鮮半島

23) 查找韓中兩國對應時期之官方史書，可知「金縢」一詞於《明實錄》出現五筆、於《清實錄》出現四筆、於《朝鮮王朝實錄》則出現四十七筆、《承政院日記》達七十三筆之多。

24) 如《承政院日記》中記載了朝鮮仁祖在位第九年三月間的四次進講紀錄：「講《書傳》周書〈金縢〉」，之後孝宗朝也有類似的紀錄。本文所徵引的《承政院日記》來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建置之電子版《承政院日記》<http://sjw.history.go.kr/>。

25) 例如《肅宗實錄》一年一月十六日乙亥條記事，有儒生在上疏中，為彈劾宋時烈之罪狀申辯時，徵引〈金縢〉內容，認為當時出現的虹貫異相(即日暈)，如同〈金縢〉中「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上天給予成王的警示般，將之視為上天給予肅宗的警訊。本文所徵引的《朝鮮王朝實錄》來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建置之電子版《朝鮮王朝實錄》<http://sillok.history.go.kr/>。

26) 鄭道傳：〈教古文〉，《三峰集》卷十四，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5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541。

後，在向高宗(李熙，1852-1919)稟告此行出使經歷時，高宗問到同治皇帝(1856-1875)為何未立後嗣，李會正回答：「兩皇太后有教，今皇若生子，入承同治昭穆之意，書之金匱藏之矣。」²⁷⁾亦是取“金匱之匱”為典藏重要文書之意。

此外，朝鮮時代曾有倣效<金匱>中周公設壇祝禱之行，為君王祈求安康之例，如世宗七(1425)年的這條記載：

兵曹判書趙末生、吏曹判書許稠等聞上疾增劇憂懼，與諸代言議，欲禱於宗廟、山川，使吏曹正郎金宗瑞就問可否於領敦寧柳廷顯、領議政李穰、右議政柳觀，皆曰：「宜速行祈禱。前此國君有疾，只祈於宗廟、山川。」知申事郭存中曰：「社稷乃一國土神之主，禱於山川，而不禱於社稷，於義未盡。」大臣皆曰：「可。」於是倣<金匱>²⁸⁾故事，擇吉以大臣、近侍分禱於宗廟、社稷、昭格殿、三角、白嶽、木覓、松嶽、開城、德積、三聖、紺岳、楊州城隍，其祭文稱領議政府事臣李穰等云云。初，大臣欲并祈佛宇，上聞而止之。²⁹⁾

提議祝禱的趙末生(1370-1447)、許稠(1369-1440)為麗末鮮初的文臣，可知在朝鮮初期之前，已有在國君病重時，祝禱於宗廟山川之習。故當兩人提出此項建議時，獲得大臣的一致贊同，並認為應盡速辦理。不同以往祈禱於宗廟山川外，諸臣們認為應倣周公，加禱於社稷以期完備。選定吉日後，大臣們在宗廟、社稷等十二處進行祝禱之事，其中昭格殿(後改名昭格署)是朝鮮時代專門管理道教科儀祭祀相關事宜的場所與機構，而楊州城隍並非現今華人信仰之城隍爺，實為仙王堂，是

27) 《承政院日記》高宗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戊寅記事。

28) 原作金匱。

29) 《世宗實錄》世宗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辛酉第三條記事。

神木信仰的一種。祝禱文中寫上領議政李穰等人之名外，大臣們甚至希望加祭於佛教寺廟，後被世宗制止而作罷。

除了作為祈福之用外，另有以〈金滕〉作為測試臣子忠誠的化用，如燕山君(李暲，1476-1506)即位後十一(1505)年十二月時曾召見領議政、六曹參判等官員並言：

移風易俗，大臣不渝始終忠誠之志，言雖堅矣，不如文券。右意製文，如〈金滕〉之書，藏於可藏之地。仍傳曰：「周公輔政，三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啓〈金滕〉之書，見周公爲武王祝辭，知周公之忠。」

其令大提學，述今大臣之志，兼敘同寅協恭，一從王命之意，藏之於可藏之地，以備後考何如？」領議政柳洵等啓：「上教允當。」³⁰⁾

燕山君在韓國史的歷史定位爲暴君，有別於其他仿效〈金滕〉是爲生病的人祝禱，取其正面之意，燕山君卻以之測試臣子的忠誠，頗有脅迫之意。由於燕山君的殘暴，無人敢反抗，隔年四月便於太平館舉行儀式：

傳曰：「三公、六卿，寅亮弘化，與國同休戚之臣，竝書名於金勸所製文內。設局於太平館，倣〈金滕〉遺意刻書於玉，政丞監領嘉禮廳提調監造，百官詣闕奉進，藏之寶錄閣，使傳永世垂示無極。昔周公當武王不豫，請以身代，後遭流言，啓〈金滕〉之書，然後知周公忠誠。若使後人觀此文，則亦可以知當時剪除群兇，躋世隆平，實由君臣上下推誠協心，有以致之也。其以掃除奸兇之意，令金勸又列書罪人姓名，并錄其罪以示後世。」³¹⁾

30) 《燕山君日記》燕山君十一年十二月三日癸丑記事。

31) 《燕山君日記》燕山君十二年四月一日庚戌記事。

燕山君首先下令金勘(1466-1509)起草文書，先借用〈周官〉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之典故，要百官們遵從上天頒下的旨命，忠心輔佐燕山君一人，加上一班諸臣姓名，镌刻於玉後，藏於實錄閣。燕山君最著名的殘暴事件，爲其卽位後，爲其生母廢妃尹氏(1455-1482)平反復位，報復當時曾參與尹妃賜死相關人士，並藉此剪除異黨。由記事內容可知，燕山君借用的周公平亂流言之事，爲自己的殘暴行爲合理化，認爲日後若有人將其評爲暴君，可由此玉書證明，說明此事是爲使朝鮮走向隆平盛世，君臣上下一心下，不得不爲之舉。同時，又令金勘將罪人惡行及姓名一併書寫揭之後世。然而儀式舉行完不過半年，燕山君便被廢黜流放江華島，並於同年病逝。想必燕山君定是心中亦有所懼，擔心後世歷史評價，故仿效〈金縢〉之舉，爲其明證。有別於其他例子，燕山君採借用意具負面色彩。

之後到了英祖(李昉，1694-1776)時，君王本人仿效御書〈金縢〉字句並有藏書之行，但究其采借之蘊義則爲解開冤屈，而這也是朝鮮時代化用〈金縢〉典故中較爲特殊者。此例最具本土化特點且具悲劇色彩，無論是當時史書或文人文集中，多有記載：

嘗御徽寧殿，濟恭以知申入侍時，先朝屏去史官，獨命賤臣進前以御書一文字，使之藏於神位下，卽貞聖王后神位褥席中，卽筵本所稱〈金縢〉中二句也。其文曰：「血衫血衫，桐兮桐兮，孰是金藏千秋，予悔望思之臺。」³²⁾

又如

32) 蔡濟恭：〈書與嶺南士友書〉，《樊巖先生集》卷三十六，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36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年)，頁143。

辛卯又以知申密承命旨，藏〈金滕銘肝篇〉於貞聖王后神位褥席下，至正廟癸丑，濟恭以領相冒陳血疏，〈金滕〉始乃頒布。³³⁾

朝鮮時代史書或文人文集中的“金滕之詞”或〈金滕銘肝篇〉指的是英祖爲思悼世子洗刷冤屈的內容。思悼世子是英祖的長子孝章世子夭折後過七年，才又誕下之子，「三宗血脈，今有所托，欣喜曷喻？內殿取子，元子定號，豈容小緩？卽爲舉行，上告廟社，下頒八道。」³⁴⁾從《英祖實錄》中的這段文字，能清楚感受到英祖欣喜若狂之情，而英祖自然也對喪子之痛七年後，喜獲之麟兒寄予深切期望。但也許是英祖給予思悼世子的壓力過高，思悼世子開始有異於常人的行爲，日後經史學家考證其得了火病，卽現今醫學所言之憂鬱症。曾寄予厚望的世子表現不如預期，加之以有心人士的讒言，誣陷其有謀反之心，使得英祖不得不說出：「吾死則三百年宗社亡矣，汝死則宗社尙保，汝死可矣。吾不斬汝一人使宗社亡乎？」。³⁵⁾最終在1762年時，英祖以思悼世子離經叛道的行爲爲由³⁶⁾，將其廢爲庶人並囚禁於米櫃致死。多年之後，英祖內心悔悟想爲自己的兒子平反，但礙於當時世孫(卽日後卽位的正祖)年幼，加之黨派勢力無法明言，故效仿周公親筆書寫“金滕之詞”(或稱〈金滕銘肝篇〉)，並命蔡濟恭(1720-1799)藏於貞聖王后(達城徐氏1692-1757)神位褥席下³⁷⁾，希望日後世孫卽位後，公開當時其父(思悼世子)遭誣陷之事，如此才能鞏固世孫王位的正統性，不受老論勢力的牽制。之後正

33) 《承政院日記》高宗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丙辰條記事。

34) 《英祖實錄》英祖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乙卯第一條記事。

35) 《李光鉉日記》壬午年閏五月十三日。

36) 經由實錄可知，當時思悼世子已有殺人、常與尼姑巫師往來等反常行爲，而其本人也知是火症(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所致，詳見《英祖實錄》英祖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壬午第二條記事：「上推牕大責曰：『汝搏殺王孫之母，引僧尼入宮，西路行役，北城出遊，此豈世子可行之事？……』……世子泣對曰：『此果臣之本病火症也』」。

37) 另有一說是藏於祭祀思悼世子牌位的垂恩廟。

祖卽位，爲己父平反，並進行“洗草”將《承政院日記》中關於思悼世子的記錄刪去。但由於英祖書寫的“金滕之詞”(或〈金滕銘肝篇〉)未能流傳下來，僅能從朝鮮文集集中的記載，隱約得知其內容有「血衫血衫，桐兮桐兮，孰是金藏千秋，予悔望思之臺」詩句。故而，英祖對〈金滕〉篇的效仿，是化用於爲自己兒子平反，解開逆謀誤會。

綜括而言，朝鮮時代對〈金滕〉篇的文化採借有取其保管重要文書、祝禱祈福、顯示忠誠、追念、解開誤會冤屈等涵義。無論哪一種，都融合當地歷史文化風俗，而有新的詮釋與化用，也讓我們看到經學於不同地域的傳播面貌。

4. 文學創作的涵化攝取

抒情言志的古典詩歌一直是文人創作的體裁，但融合經學內容的經義詩，由於抒發胸臆的侷限，在歷代詩作中相對較少。然而，在朝鮮時代不少性理學者卻相當熱衷以經學內容入詩³⁸⁾，以〈金滕〉爲主題的詩歌亦不少。就筆者所見，韓國古代以〈金滕〉爲主題的韻文創作種類豐富，除有古詩、操、賦、絕句、輓詞、上樑文等，而依其內容又可略分數類。舉例如下：

1) 對本國史事的抒發胸臆

益齋李齊賢(1287-1367)的〈黃土店〉是筆者所見韓國古代最早以〈金滕〉入詩之作：

38) 如宋時烈有〈次疇孫讀金滕韻〉、〈次疇孫讀顧命韻〉等詩，見《宋子大全》卷四，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0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165。

世事悠悠不忍聞，荒橋立馬忽忘言。幾時白日明心曲，是處青山隔淚痕。

燒棧子房寧負信，翳桑靈輒早知恩。傷心無術身生翼，飛到雲宵一叫關。

咄咄書空但坐愁，式微何處是菟裘。十年艱險魚千里，萬古升沈貉一丘。

白日西飛魂正斷，碧江東註淚先流。滿門簪履無雞狗，飽德如吾死合羞。

寸腸水炭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鱣鯨困螻蟻，可憐蟣蝨訴蝦蟆。

才微杜漸顏宜赭，責重扶顛髮已華。萬古金縢遺冊在，未容群叔誤周家。³⁹⁾

此詩題下有「聞上見譜不能自明」小字，此處之「上」指的是高麗忠宣王（王璋，1275-1325）。忠宣王王璋之母莊穆王后（1259-1297）是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之女，王璋立為高麗世子後便被帶到元朝大都撫養，日後也迎娶元朝公主為妻，故其相當迷戀在元生活，曾召李齊賢前往元朝隨侍。忠宣王在位期間改革高麗舊制弊端，而影響權門世家的勢力，致使在元高麗宦臣伯顏禿古思向元帝進讒言誣告，使得忠宣王不得不上表請求退位，並被謫居留置吐蕃。此詩便是李齊賢在得知忠宣王的處境後，為其抱不平所寫之詩。除最末兩句攝取〈金縢〉中周公被管、蔡流言攻擊的典故外，另採用《史記》〈留侯世家〉中張良（?-前186）說服漢王燒棧道以去除項王疑心、春秋時代晉人靈輒（?-?）報答趙盾（前655-前601）救命之恩、《詩經》邶風〈式微〉、賈誼（前200-前168）〈弔屈原賦〉等典故。哀嘆忠宣王的處境外，並闡明自己對忠宣王的忠心，不會因此離棄君王。

39) 李齊賢：〈黃土店〉，《益齋亂藁》（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9年），卷二頁15。

此外，立齋鄭宗魯(1738-1816)的〈惠慶宮志哀〉一詩也是攝取〈金滕〉典故於朝鮮史事之作：

八旬陰化潤東溟，聖子神孫日覲扃。英廟金滕淚暗血，顯園松柏夢長青。

政嗟沙麓靈違筮，忽報瀛籌漏盡瓶。昭事雲鄉應似昨，願扶宗社億斯齡。⁴⁰⁾

衆所周知，惠慶宮(豐山洪氏，1735-1815)是正祖生母，顯園指的是思悼世子安眠之處顯隆園，此首詩為哀悼惠慶宮別世之作。詩中提到英祖的悔恨與〈金滕〉，並以《後漢書》〈元后傳〉的沙麓地名借喻，嘆息惠慶宮無法成后外，最後遙祝惠慶宮與思悼世子在另一個世界能重逢。

2) 以周公為題的咏史詩歌

一般認為東漢班固(32-92)以緹縈上書救父為題創作的“詠史”為中國咏史詩之祖，縱使鍾嶸(?-518)曾評此詩“質木無文”⁴¹⁾缺乏文采，但歷來咏史詩作創作不墜。三國時期著名詩人曹植(192-232)也曾以周公〈金滕〉故事入詩作〈怨歌行〉⁴²⁾，借周公的處境抒發自己受曹丕父子迫害，宣洩抑鬱不得志的情緒。而韓國古代以周公為主題的咏史詩歌，筆

40) 鄭宗魯：〈惠慶宮志哀〉，《立齋先生文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8年)，卷六頁31。

41)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2年3月)，頁55。

42) 曹植著、趙幼文校註：《曹植集校註》(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4月)，頁362：「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嘆。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者所見最早有高麗末著名文人牧隱李穡(1328-1396)的樂府詩歌〈周公操〉：

維父維兄兮，維命之明。金滕以藏兮，流言行。風雷作兮，鴟鴞詠。赤舄几几兮，周之禎。⁴³⁾

前半段闡述〈金滕〉中周公遭受流言攻擊的故事外，後半段引用了《詩經》邠風〈鴟鴞〉、〈狼跋〉的典故，讚美周公面對流言蜚語處變不驚。⁴⁴⁾又如周世鵬(1459-1554)〈詠史〉詩中的第十二首：

周公朝百辟，於背負六尺，管蔡竟流言，未免東山役，天風偃嘉禾，爲啓金滕策，禮樂炳宇宙，于今沐遺澤。⁴⁵⁾

周世鵬的〈詠史〉詩一共有二十首，從“太極生兩儀”開始，以時間爲綱，敘述歷代史事，其中第十二首便提到〈金滕〉中的周公故事，最後一首以“紫陽集大成”描述朱子的學問作結。此外，也有以人物爲綱，盡數歷朝歷代聖賢哲人史蹟者，如申光漢(1484-1555)的〈周公〉與〈成王〉詩：

吐握求賢坐待朝，殷勤王業賦鴟鴞，洛陽禮樂斯爲盛，風雨年年海亦調。

43) 李穡：〈周公操〉，《牧隱藁》卷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3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521。

44) 除此之外，李穡另有〈有感〉詩，以短短四十個字將〈金滕〉中敘述周公的艱難處境完整描繪出來：「成王初卽政，公旦致流言。赤舄天心顯，金滕雨氣昏。鴟鴞雖夏夏，鳳鳥竟翩翩。負屨臨朝處，誰知理亂源。」見《牧隱藁》卷二十三，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4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312。

45) 周世鵬：〈詠史〉，《武陵雜稿》卷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6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473。

周召何嫌略異同。流言能使聖居東。王心一與金 滕啓。緣是聰明不是風。⁴⁶⁾

申光漢的〈詠史〉詩從堯、舜、禹、湯、泰伯、文王、武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古代先賢一直到明代寧國公主，一共六十五人，逐首吟詠。又如寒洲李震相(1818-1886)的〈周公〉：

商奄纔平管蔡橫。金滕啓罷更東征。主少民頑兼地逼。明堂負扆豈爲榮。⁴⁷⁾

李震相是朝鮮後期著名的性理學者，屬於退溪學派中鶴峯系統的嶺南學派學者。這是其二十二首嘯古絕句中的一首，這些絕句中分別以伊尹、傅說、伯夷、陶淵明、杜甫等二十二人爲題。上述樂府詩操、古詩、絕句等詩作皆是以三十字上下的篇幅，精煉地吟詠周公事蹟，但也有運用較長篇幅的韻文創作，詳細敘述〈金滕〉內容，將經文改爲韻文詩歌者，如德溪吳健(1521-1574)的〈金滕賦〉⁴⁸⁾與磬齋姜錫圭(1628-2695)的〈反風起禾頌〉⁴⁹⁾等。有關周公的事蹟很多，但上述文人皆選擇〈金滕〉入詩，彰顯他們對周公印象中，這則典故的重要性與獨特之處。

46) 申光漢：《企齋集》別集卷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2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403。

47) 李震相：〈嘯古〉，《寒洲先生文集》卷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317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年)，頁52。

48) 吳健：〈金滕賦〉，《德溪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3年)，卷一頁21-22。

49) 姜錫圭：〈反風起禾頌〉，《磬齋集》卷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3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8年)，頁114-115。

3) 失眠夜讀詩作

不僅現代人有失眠的問題，古人也有，只是現代人半夜睡不著時，多選擇看電視或上網消磨時間，但古人沒有電子3C產品，如何度過漫漫長夜？有趣的是，筆者常在韓國古代文集中讀到古人失眠夜讀《尚書》篇章的內容，如陽坡鄭太和(1602-1673)〈秋夜讀書〉：

蕭蕭黃葉窗前樹，耿耿青燐夜半燈，獨倚竹床無夢寐，卻將書傳讀金縢。⁵⁰⁾

又如河西金麟厚(1510-1560)〈讀金縢篇〉：

茅齋半夜靜無眠，照卷青燐一點燈，就閱周書二三策，目擊姬公冊金縢。

寧王受命革商祚，未幾厲虐來侵陵，民心王室屬疑危，六尺沖子難可憑。

壇墀圭壁告先王，耿耿明誠如日昇，云予請代某之身，若考事神吾所能。

元孫顧有丕子責，忍使大命墜將興，即命元龜卜習吉，感通神明終有徵。

將書納櫃比四載，昊天不弔王旋崩，元聖攝幼衆所疑，玉上一箇生青蠅。

公謂流言我當辟，赤滌几几心戰兢。狂風疾雷偃禾木，君臣惴惴臨淵水。

知天動威彰聖德，發書涕泣慙恨仍。郊前親逆備羣儀，反風起偃年乃登。

吁嗟忠諒格幽明，寂寞萬古誰與朋。⁵¹⁾

50) 鄭太和：〈秋夜讀書〉，《陽坡遺稿》卷三，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02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282。

兩首都是作者深夜無眠，就著燭火螢光閱讀〈金滕〉有感之作，鄭太和之詩僅是描述自身夜半失眠讀書之狀，著重在失眠當下的描述，並無涉及周公太多。但反觀金麟厚之作，除了將〈金滕〉中代死祝禱、占卜藏書之事入詩，更引用《詩經》小雅〈青蠅〉與豳風〈狼跋〉之典比喻小人與天子諸侯。最末讚揚周功德行美德，並認為無人能與之相比，故能精誠所至感天動地。

5. 結語

將朝鮮時代視為“朱子學的國家”是人們的既有印象，便容易誤會朝鮮儒學、韓國經學皆全然遵奉朱子學為圭臬，不斷地闡釋朱子學說，而無獨特之處。然而，本文從經學、史學、文學三方面梳理朝鮮時代對《尚書》〈金滕〉的談論與書寫，發掘其獨特之處。於經學上，探悉朝鮮學者並非全然地尊崇《書集傳》，亦有辨疑、駁斥之聲。於史學上，了解朝鮮時代對〈金滕〉篇的文化採借有取其保管重要文書、祝禱祈福、顯示忠誠、追念、解開誤會冤屈等涵義。於文學上，有咏史詩與經義詩的創作書寫等。每一項都體現朝鮮文人對〈金滕〉的談論重點因融合其文化背景，與華文學界關注視角的不同，同時生活上的應用與書寫，亦展現其獨特之處。無論哪一種攝取，都融合當地歷史文化風俗，而有新的詮釋與化用，也讓我們看到經學於不同地域的傳播面貌。

51) 金麟厚：〈讀金滕篇〉，《河西先生全集》卷四，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33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頁71。

參考文獻

1. 古籍原典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蘇軾：《東坡書傳》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王夫之：《尚書稗疏》收入《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院，2011年。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曹植著、趙幼文校註：《曹植集校註》。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2年。

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收入《四部備要》。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2. 韓國原典

白鳳來：《三經通義》。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本。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書經部分。서울：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3-1994年。

尹東奎著：《邵南遺稿》。서울：東亞細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6年。

3. 電子資料庫

朝鮮王朝實錄 <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承政院日記 <http://sjw.history.go.kr/main/main.jsp>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

朝鮮時代對《尚書》〈金縢〉的笱疑與化用

陳亦伶*

〈金縢〉篇雖為今文《尚書》中的一篇，但歷來學者對其關注度，不下於古文《尚書》篇章。過往學界對此篇的探究，多是著重於作者問題、成書年代、周公居東、與《詩經》〈鴟鴞〉的相關問題等。近來由於清華簡〈金縢〉的出現，使得不少學者將之與傳世本〈金縢〉比對，探究周公是否居東等相關問題。然而卻鮮少人留意到，同樣曾奉四書五經為士人必讀經典的朝鮮時代對此篇的探究。故此，本文從“經學問題的笱疑”、“史料的采借化用”、“文學創作的攝取”等三方面，探究朝鮮時代對《尚書》〈金縢〉篇的談論與書寫。

約而言之，於經學研究上，與宋代學者對〈金縢〉書序進行論辨不同的是，朝鮮學者是對經傳的注疏感到困惑，進而認為不妥，並非質疑本經。同時，從辟字解展開周公是否居東等相關問題上，顯示朝鮮學者並非全然地尊崇《書集傳》，亦有辨疑、駁斥之聲。於史料紀錄上，朝鮮時代對〈金縢〉篇的文化採借有取其保管重要文書、祝禱祈福、顯示忠誠、追念、解開誤會冤屈等涵義。於文學創作上，則有以周公與〈金縢〉為主題的咏史詩與經義詩的創作書寫等。每一項都體現朝鮮學者對〈金縢〉的談論重點因融合其文化背景，與傳統華文學界關注視角的不同，同時生活上的應用與書寫，亦展現其獨特之處。

關鍵字：韓國經學，《尚書》，《書集傳》，朝鮮儒學，經典詮釋

*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cillmy17@hkbu.edu.hk

Doubts and Adaptations of the “Jin teng 金滕”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Shangshu* 尚書)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Chen, I-Ling*

Although the “Jin teng 金滕” chapter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Shangshu* 尚書) is part of the modern script of the *Shangshu*, scholars have always paid as much attention to it as they have to the chapters of the old script. In the pas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chapter has mostly focused on issues such as authorship, the date of its compilation, the residence of the Duke of Zhou 周公 in the eas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 Xiao 鷗鷺” chapter of *the Book of Poetry* 詩經. Recently,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version of Jinteng, many scholars have compared the transmitted version of “Jinteng” with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version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Duke of Zhou resided in the east. However, few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chapter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which also regarded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四書五經 as essential classics for scholars.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cussions and writings on the “Jinteng”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from three aspects: questions about classical studies, the borrowing and adap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summary, in terms of classical studies, unlike Song Dynasty scholars who debated the preface of the “Jinteng” chapter, Joseon scholars were confused by the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s, and thus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Assistant Professor / cillmy17@hkbu.edu.hk

deemed them inappropriate, rather than questioning the text itself. Additionally, in addressing questions such as whether the Duke of Zhou resided in the eas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bi” 辟, it is evident that Joseon scholars did not entirely venerate *Shu-Ji-Zhuan* 書集傳, but raised doubts and objection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 cultural borrowing of the “Jinteng” chapter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included meanings such as safeguarding important documents, praying for blessings, demonstrating loyalty, commemorating the past, and resolv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injustices. In literary creation, there are historical poems and classical poems themed around the Duke of Zhou and the “Jinteng” chapter. Each of these reflects how Korean scholars’ focus, influenced by their cultural context, diff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 Additionally,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daily life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also highlight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Korean Confucian Classics, *Shang Shu* (*The Book of Documents*), *Shu ji zhuan*, Korean Confucian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논문접수일: 2025.6.9., 심사완료일: 2025.6.24., 게재확정일: 2025.6.26.

